

分門史志通典治原之書二

分門史志通典治原之書卷一

食貨門

食貨

總叙 史志 通典

史記平準書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去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商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國貨**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競競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管仲**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悝**盡地力為疆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強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漢**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鎰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饑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去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前漢食貨志**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與自**神農**之世蠶木為耜耨木為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賈誼食貨志** 昔者先王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因三才以節其務敬四序以成其業觀其謠俗而正其紀綱勉農桑之本通魚鹽之利登良山而採符玉泛瀛海而單珠璣日中為市揔天下之隸先諸布帛繼以貨泉貿遷有無各得其所一夫之士十畝之宅三日之僦九均之賦鄉無游手邑不廢時所謂厥初生民各從其事者也是以太公通市井之貨以致齊國之疆鳴夷善廢歛之居以盛中陶之業



昔在**金天**勤於民事命春爲以耕稼召夏爲以芸鋤秋爲所以收斂
冬爲於焉蓋藏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傳曰**國**躬稼而有
天下若乃九土既敷四民承範東吳有齒角之饒西屬有丹沙之富
兗豫漆絲之膾燕齊怪石之府秦邠旄羽迥帶琅玕荆郢桂林旁通
竹箭江干橘柚河外舟車遼西旃罽之鄉葱右蒲梢之駿殖物怪錯
于何不有若乃上法星象下料無外因天地之利而摠山海之饒百
畝之田十一而稅九年躬稼而有三年之蓄可以長孳齒齒可以養者
年因乎人民用之邦國宮室有度旗章有序朝聘自其儀宴饗由
其制家殷國**簡**之興用此道也**隋書**制九等而康歌
興**周**人十一而頌聲作**秦**氏起自西戎力正天下驅之以刑罰棄之
以仁恩以太半之收長城絕於地脉以頭會之斂屯戍窮於嶺外**漢**
高祖承秦凋弊十五稅一**中**繼武府廩亦殷**世宗**得之用成雄侈
開邊擊胡蕭然咸罄戶口減半盜賊公行譎詭賦稅異端俱起賦及
童胤筭至船車**光武**中興聿遵前事成賦單薄足稱經遠**明**開鴻
都之榜通賣官之路公卿州郡各有等差自**魏晉**二十一帝**宋齊**十

有五主雖用度有衆寡租賦有重輕大抵不能傾人產業道閑政亂
隋文帝既平江表天下大同躬先儉約以事府帑開皇十七年戶口
滋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所有資給不踰經費京司帑屋既充積於
廊廡之下**高祖**停此年止賦以賜黎元**湯帝**雅愛宏翫肆情左騁
初造東都窮諸巨麗九區之內鑿和歲動從行宮掖常十萬人所有
供須皆仰州縣僭偽交侵盜賊充斥隋氏之亡亦由於此馬遷爲平
準書班固述食貨志上下數千載損益粗舉自此史官曾無慨見夫
厥初生人食貨爲本聖王割廬井以業之通貨財以富之富而教之
仁義以之興貧而爲盜刑罰不能止故復爲食貨志用編之前書之
末云**唐書**食貨志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之法
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
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爲用度之數
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
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
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

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記曰寧畜民無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書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為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推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焉通鑑穀者人之司命也地者穀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有其穀則國用備辦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謂之治政夫地載而不棄也土著而不遷也安固而不動則莫不生殖聖人因之設井邑列比閭使察黎民之數賦役之制昭然可見也自秦孝公用商鞅計乃隳經界立阡陌雖獲一時之利而兼并踰僭興矣降秦以後阡陌既弊又為隱覈隱覈在乎權宜權宜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眾功則政由羣吏政由羣吏則人無所信矣夫行不信之法委政於眾多之胥欲紀人事之眾寡明地利之多少雖申商督刑撓首摠筭不可得而詳矣不變斯道而求理者未之有也夫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若使豪人占田過制富等公侯是專封也賣買由己是專地也欲無流冗不亦難乎

史志 總論歷代沿革之制

史記平準書 論財有豐贖 文景富庶武帝窮兵 **武帝** 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化負財京師之錢累巨

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倉氏庚氏是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繼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

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財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前漢食貨志 論貨財之本

財者治國安民之本

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

不倦**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舜**命后稷以教黎民阻飢是為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萊懋遷有無萬國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亡貧和亡寡安亡傾是以聖王域民築城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開市肆以通之設庠序以教之士農工商四人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授職故朝亡廢官官邑無教民地亡曠土

論理民之道

制土處

民富而教之理民之道地著為本故必建步立晦正其經界六尺為步

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為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為廬舍出入相交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晦中田夫二百晦下田夫二百晦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數澤原陵溇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共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寶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麻殖於疆易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在壑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

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為鄉也於是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礼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在櫛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晦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奈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與歌詠各言其傷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季之異者於天子季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子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

續二子所言

興接秦之敝

田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

賈誼龜

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漢書之間衣食滋殖文帝躬修節儉思安百姓時民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堯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今背本而趨末者甚衆淫侈之俗日日以長天下財產何得不蹙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國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切為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始開藉田躬耕以勸百姓龜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詩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云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二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生穀之土未盡墾山

澤之利未及出也游食之民未及歸農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所爵農民有錢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二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使天下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之

論平準之法

洪羊盡龍天下貨物桑洪羊

為治粟都尉領大農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儼費廼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刀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尺籠天下貨物賈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商賈云所牟利則反本而万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而許之於是天子東封泰山以歸所過賞賜用帛自餘方匹錢金以鉅万皆取足大農

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

聖賢良文李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儉

節然後教化可興洪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廼與丞相千秋共奏罷酒酤洪羊自以為國興大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然望謀反誅滅

論務農書

東漢魏晉豐耗之由

始行五銖之錢

田租三

十稅一顯宗即位天下安寧民无橫徭歲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三十文帝永初二年天下水旱用度不足三公又奏請令吏民入錢穀得為關內侯顯宗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顯宗作五銖錢而有四道連於邊緣有識者尤之顯宗之初募良民屯田許下文於州郡列置田官歲有數千万斛以充兵戎之用文帝以穀貴始罷五銖錢于時三方之人志相吞滅戰勝攻取耕夫釋耒江

淮之鄉尤缺儲峙吳陸遜抗疏請令諸將各廣其田報曰其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眾均其勞也有吳之務農重穀始於此焉**論豐亨晉修**晉武升平風俗侈借武帝太康元年既平孫皓納百萬而整三吳之資接千年而摠西蜀之用翰于戈於武庫破舟船於江寧河濱海岸三丘八穀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農祥晨正平秩東作荷鍾贏糧有同雲布若夫因天而資五緯因地而興五才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宮闈地飾服翫相輝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琳瑯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

隋食貨志**論賦歛之法**

東晉課輸无有定制

晉自元帝寓居江左百姓

之自拔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往往散居而无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无有蓄積之資諸蠻陬俚洞瘴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其賸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无恒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

以為徵賦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戶者謂之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准所輸終優於正課焉

論建官之制

後周六官以量國用

後周

倉制六官載師掌任土之法司均掌由里之政令司賦掌功賦之政令司役掌力役之政令掌鹽掌四鹽之政令司倉掌辨九穀之物量國用

唐食貨志**論致治之效**

太宗省員課吏賑民

太宗銑意於治官吏考課

以鰥寡少者進考如增戶法失勸導者以減戶論州府歲市土所出為貢其價視絹之上下无過五十匹異物滋味口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其凶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戴胄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孰所在為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止觀初戶不及三百万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齊糧民物蕃息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此高祖太宗致治之成效如此

元宗

開元八年頒庸調法于天下是時海內富實米

斗之價錢十二青齊間斗纔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驛行千里不持尺兵天子驕於佚樂而用不知節大抵

用物之數常過其所入於是錢穀之臣始事朕刻玉鉞為戶口色役使歲進錢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民物耗弊天下蕭然

通典 總論歷代沿革之制

食少貨多論理財得人

歷代用賢立事可法古之取於人也唯食土毛之謂

什一而稅役人之力謂一歲三日未有直歛人之財而得其无怨况取之不薄令之不均乎自**秦**氏逮于**三**皆通輕重之法以制國用以抑兼并致財足而食豐人安而政治誠為邦之所急理道之所先豈常才之士而能達也**周**之興也得**太公**之霸也得**管仲**之富也得**李悝**之強也得**商鞅**後**周**有**蘇綽****隲**有高穎此六賢者上以成王業興霸圖次以富國強兵立事可法其**漢**代**桑弘羊****景壽****昌**之輩皆起自賈豎雖本於求利猶事有成績自茲以降雖无代无其人其於經邦正俗興利除害懷濟時之略韞致理之機者蓋不可多見矣論**唐**之豐耗有致而然**唐**之全盛也約計歲之恒賦錢穀布帛五千餘万經費之外常積羨餘遇百姓不足而每有蠲恤自**天寶**之始邊境多功寵錫既崇給用殊廣出納之職支計屢空於是言利之臣繼進而道行割

剝為務每歲所入增數百万既而隴右有青海之師范陽有天門之役朔方布思之背叛劍南羅鳳之憑陵或全軍不返或連城而陷先之以師旅因之以荐飢兇逆承陳構兵兩京无藩籬之固蓋是人事豈特天時**紆**堆**周****相****太**開國創業作程垂訓薄賦輕徭澤及万方黎人懷惠是以**肅**宗中興之績周月而能成之雖神筭睿謀幸无遺冊戎臣介夫能竭其力抑亦累聖積仁之所致也夫德厚則感深感深則難搖人心所繫故速戡大難少康平王是也若歛厚則情離情離則易動人心已去故遂為獨夫殷辛胡亥是也今甲兵未息輕費尚繁重則人不堪輕則用不足酌古之要適今之宜既弊而思變乃澤流无竭夫欲人之安也在於薄斂**二**之薄也在於節用若用之不節寧斂之欲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費定經用之數使下之人知上有憂恤之心取非獲已自然樂其輸矣

分類凡三十四條

井田始制

黃帝始制迄于三代

通典 昔黃帝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為井

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一則不洩地氣二則無費一家三則同風俗四則齊巧拙五則通貨財六則存亡更守七則出入相司八則嫁娶相媒九則有無相貸十則疾病相救是以性情可得而親生產可得而均均則欺陵之路塞親則鬪訟之心弭既收之於邑故井一為鄰鄰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為州夫始分之於井則地著計之於州而數詳之於里商不易其制

九等土田 禹平水土以別九州

通典 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別九州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中第五兖州厥土黑墳厥田惟中下第六青州厥土白墳厥田惟上下第七徐州厥土赤墳墳厥田惟上中第八揚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第九荊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第十荊河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第十一梁州厥土青藜厥田惟下上第十二雍州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第十三九州之地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頃

井田之制 成周建官經畫之制

通典 周文王在岐用平土之法以為治人之道地著為本故建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二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故立有戎馬一疋牛二頭甸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疋車百乘此鄉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二百六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疋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畿內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疋兵車方乘戎卒七十二萬人故曰萬乘之主小司徒之職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立四立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今貢賦凡稅斂之事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今以廩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

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溥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墜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汚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畫野為井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今貢賦凡稅斂之事

鄭元

云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邑丘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為除水害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立方四里四丘為甸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二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

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二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二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二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與一甸之田稅入於王禮地官小司徒

以田任地

載師掌任土之法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

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

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

之田任疆地禮地官鄭元云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圃樹果蔬之

屬季秋於中為場樊圃謂之園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讀為

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

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公邑謂

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

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為州四百

里為縣云遂人亦監焉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鄉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置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耳以廩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廩田百晦是廩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万家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方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方夫六鄉之民七方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方夫之地其餘九方夫廩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十二万家也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今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此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方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方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万家也其在甸七方五千家為六遂餘則公邑

制鄉之法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賜五州為鄉使之相質

制家之法遂人掌邦之野注郊外曰野此野謂甸稍縣都以土地之

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植之注鄰里鄣鄙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異其名示相變尔遂之追胥起徒役加六鄉

受田於鄉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而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一百畝再易之地家二百畝

受田於遂遂人辨其野之上上地中地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廩田百畝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廩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廩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注萊謂休不耕者

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墨居也。元謂墨城邑之居。墨子所云五畝之田植之以桑者也。六遂之民奇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皆所以饒遠也。

溝洫之法。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方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注云十夫一鄰之田。百夫一鄣之田。千夫四鄙之田。方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軫涂道路比。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車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都之野涂與環涂同可也。方夫者方三十二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而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澮。洫從澮。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鳥去山陵。林麓川澤。溝澮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以至千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

勸課之法 周官大布漢室賞罰

通典漢孝文時民近戰國皆多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古之治天下至熾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游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方之眾國胡以饋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今歐人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伎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帝感誼言始開藉田躬耕以勸百姓詔曰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糜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眾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也晁錯復說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損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飢寒至身不顧廉耻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生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帝從之人

後務崇農本食廩充實後元年詔曰農夫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食物

園師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墾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

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收其賦

園師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通典元元年制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命朕其痛之邦國或饒陬無所農桑數歲或地磽廣為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

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宋文帝時山陰縣人多田少孔靈符表請徙无資之家於餘姚鄞城侯鄞二縣墾起湖田帝令公卿博議咸曰夫訓農

修政有國所同土著之人習翫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徙居他縣尋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為無處又緣湖居人魚鴨為業小

人習始既難勸之未易遠廢之曷方翦荆棘率課窮之其事彌難省徙粗立徐行無晚帝違衆議徙人並成良業

比長給受田令仍依魏朝每年十月普令轉授成丁而授丁老而退不聽賣易宣帝大保八年議徙異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寬鄉以歟之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異奇策則相及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

注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遠郊民入徙國中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明無罪惡若徙于他則為之旌

節而行之注謂出居異鄉也授之者有節乃達若無授無節則唯園土內之注鄉中無授出鄉無節過所則呵問擊之園土者辟之也

鄰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

注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熾惡為之等注新甿新徙來者也治謂有所求乞也使無征役復之也王制曰自諸侯來徙於家期不從政以地美惡為之等七人以上授以上地六口授以中

地五口以下授以下也

限田 仲舒師丹陸贄之議

史志 漢武帝時董仲舒說上曰秦行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官畧畝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而因山澤之利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漢興循而不改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田以贍不足塞兼井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僕除專殺之威薄賦歛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漢哀帝** 即位師丹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之民訾數鉅万而貧民愈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將有以改者所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園中列侯在長安公王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丁傳用事董賢隆貴其使已詔書頒後遂寢不行 前食貨志

通典 **晉武帝** 泰始八年有司奏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未暇作即當使城中有往來之趣近郊有芻蕘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宅一處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其官第一品五十頃每品減五頃以為差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陰其親屬

陸贄論曰古者一夫受田不過百畝欲使人不廢田業無曠耕今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托強家服勞終歲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私家收租一石官取一私取十宜為占田條限裁租價損有餘補不足此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舍也

代田 趙過能為代田古法

通典 元狩三年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晦三畦 工大反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 后稷始畦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畦長終畝一畝三畦一夫三百畦而播種於畦中苗生葉以上稍耨畦草因墮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耔耒耨凝凝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苦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凝凝而盛也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墾田 漢隋唐戶口墾田數

通典 **漢孝平** 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入部一州勸農祭二年

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三百三十頃蓋紀盛時之數注元始二年戶千二百三十三萬三千每戶各得田六十七畝百四十六步有奇順帝建康元年定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頃五十六畝九十四步注據建康元年戶口九百九十四萬六千九百九十每戶各得田七十畝有奇隋文帝開皇九年墾田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注隋開皇中總八百九十七萬五千五百三十六按定墾之數每戶合墾田二頃有餘煬帝大業天下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頃注按其時戶口八百九十七萬五千五百五十六則每戶合得墾田五頃餘恐本史之非實唐太宗天寶中應受田一千四百二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十三畝注按十四年戶八百九十九萬餘計定墾之數每戶合一頃六十餘畝至德宗建中初分遣黜陟使按比墾田數都得百十餘萬頃

王田

王莽并王田不許買賣

史志王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比不得買賣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里犯令法至死制度不定吏緣以為姦天下警然後三歲莽知民愁下詔令諸王田得買賣勿拘以法

均田

後魏李安世請均給田

通典後魏李安世太和元年二月詔曰去年牛疫死大半今東作既興人須隸業有牛者加勤於常歲无牛者倍傭於餘年一夫制理四十畝中男二十畝无令人有餘力地有餘利時李安世上疏曰今雖桑井難復宜在更均量審其經術今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帝深納之均田之制起於此矣九年下詔均給天下人田諸男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

永田露田桑田

齊河清間定為此令

史志齊河清三年定令百姓請墾田者名為永田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四十畝又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為桑田隋書

永業田

北齊隋均給田各有差

通典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詔令男子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師四面諸方之外三十里內為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戶執事官一品以上逮于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

畿郡華人官第一品以下羽林武賁以上各有差職業及百姓請墾田者為永業田 隋文帝令自諸王以下至于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百頃少者三十頃其丁男中男永業田皆遵後齊之制 田制篇

口分世業田 狹鄉寬鄉皆定其制

通典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下男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給老男篤疾廢疾各給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各給口分田二十畝先永業者通充口分之數黃小中丁男女及老男篤疾廢疾寡妻妾當戶者各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二十畝應給寬鄉並依所定數若狹鄉新受者減寬鄉口分之半其給口分田者易田則倍給 寬鄉三易以上給諸永業田皆傳子孫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孫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每畝課種桑五十根以上榆棗各十根以上三年種畢鄉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樹充所給五品以上永業田皆不得狹鄉受任於寬鄉隔越射无主荒地充其六品以下永業即聽本鄉取還公田充願於寬鄉取者亦聽諸庶人有身死家貧无以供葬者聽賣永業田即流移者亦如之樂遷就寬鄉者并聽賣口分諸買地者不得過本制雖居狹鄉亦聽依寬制其膏者不得更請天室中應受田一千四百三十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頃十三畝 注按十四年有戶八百九十万餘計定墾之數每户合一頃六十餘畝至建中初分遣黜陟使按比墾田田數都得百十餘万頃 田制篇 唐食貨志同

稅賦 歷代貢賦禮重各異 史志高祖太宗租庸調法

通典周制冀州厥賦惟上上錯兗州厥賦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青州厥賦中上厥貢塩繡海物惟錯岱畎絲枲松怪石厥篚絜絲徐州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二編揚州厥賦下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荊州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柁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箛篥鞀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華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豫州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梁州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能罷狐狸織皮雍州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禹定九州量遠近制五服任土作貢分田定稅十一而賦万國

以康故天子之國內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
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其外五百里曰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
百里諸侯又其外五百里曰甸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又其
外五百里曰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三百里
蠻二百里流服以天子之地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曰甸以為御
千里之外曰流設方伯以為屬公田籍而不稅七十而助是以其求也
寡其供也易周禮王分九畿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曰侯畿其貢祀物又外
曰甸畿其貢嬪物又外曰男畿其貢器物又外曰采畿其貢服物又外
曰衛畿其貢財物又外曰蠻畿又外曰夷畿要服也其貢貨物又外曰
鎮畿又外曰藩畿此荒服也謂之藩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司
徒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
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捨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
老者疾者皆捨以歲時入其書凡任地國宅无征園廩二十而一近郊
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无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侍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凡任
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土以飭材事貢器物任
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
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因井廬以定賦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
商衡虞之入也賦謂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
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皆因其所工不求
其所拙農人納其穫工女効其織是以黔首安本而易贍下足而上有
餘也管子十五年稅畝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
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
古者什一而籍古者曷為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
頌聲作矣穀梁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
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左傳成公
元年三月作丘甲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公羊傳曰何以書譏何譏爾
譏始用田賦也公問於有若年飢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公曰二
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

孰與足又問孔子孔子曰薄賦斂則人富公曰若是寡人貧矣對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貧也管子曰地之生財有時人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也孟子曰畜馬乘不祭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必義為利也又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籍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唯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又曰市廛而不征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行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人皆悅服而願為之氓矣白圭問孟子曰吾欲二十而稅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猶道也万室之國而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夫猶五穀不生唯黍生之无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礼无諸侯幣帛喪祭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秦孝公二十二年初為賦漢高帝接秦之敝約法省禁輕田

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四年八月初為筭賦孝惠元年減田租復十五稅一孝文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晁錯上說令人入粟得以拜爵邊食足支五歲可令人入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德澤加於万人帝從其言後天下充實乃下詔賜人十一年租稅之半十二年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无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孝景帝二年令人半田租三十而稅一時上溢而下有餘孝武即位董仲舒說上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孝昭始元六年秋七月罷權酷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元鳳二年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四年出口賦六年詔曰夫穀賤傷農今三輔減賤其令以菽粟當今年賦元平元年詔其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孝宣帝甘露二年減民筭三十建始二年減天下賦錢筭四十王莽篡位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後漢光武建武中田租三十稅一有產子者復以三年之筭也魏武初平袁紹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綿二斤餘不得擅興晉武帝平吳

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

史志唐高祖太宗初制為租庸調法田制二百四十步為畝畝百為頃男年十八已上人一頃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凡受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疋綾絕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蚕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水旱霜蝗耗之四者免租桑麻盡者免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庸調耗七者諸役皆免租以斂獲險易遠近為差庸調輸以八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遠民昔自槩量州府歲市土所出為貢唐食貨志

戶口 歷代戶口滋殖彫耗

通典馬平治水土為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塗山之會諸侯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萬國周相成王致理刑措人口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此周之極盛也漢高帝定天下人之死傷亦數百萬是以平城之卒不過三十方方之六國十分無三至孝

平元始二年人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漢之極盛也後漢光武建武中兵革漸息至中元二年戶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二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明章之後天下無事務在養民至于孝和人戶滋殖桓帝永壽三年戶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魏武據中原劉備割巴蜀孫權盡有江東之地三國鼎立戰爭不息及平蜀得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通計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二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除平蜀所得當時魏氏唯有戶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一晉武帝太康元年平吳收其圖籍戶五十三萬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後宮五千餘人九州攸同大抵編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口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此晉之極盛也宋孝武大明八年戶九十萬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萬五千五百一後魏戶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八北齊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萬六千八百八十後周戶三百

五十九萬口九百萬九千六百四隋滅陳天下始合為一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唐正觀初戶不及三百万至四年外戶不閉人行數千里不賫糧四夷降附者百二十万人高宗即位增戶十五萬元宗開元二十八年戶部帳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肅宗乾元末天下上計百六十九州戶百九十三萬一百二十四不課者百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口千六百九十九萬三千八百八十六不課者千四百六十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七天寶戶五百九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口五千五百九十二萬八千七百二十三憲宗元和中供歲賦者浙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鄆岳福建湖南八道戶百四十四萬穆宗長慶中戶二百二十五萬武宗即位戶二百一十一萬四千九百六十會昌末戶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

版籍 歷代保伍差役之法

通典周制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調五州為鄉使之

相賓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逐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巷五巷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礼而視化焉齊威公用管仲管仲曰夫善牧者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以制國內郊內則五家為軌軌十為里五里四為連二百連十為鄉二千鄉五為師五國內十五鄉自五至師郊外三十家為邑邑十為卒卒十為鄉鄉三為縣縣十為屬屬有五自五至屬各有官長以司其事以寓軍政焉而齊遂霸自漢至晉下迄梁陳間伍之法史家闕焉後魏初不立三長惟立宗主督護所以人多隱冒五十二家方為一戶謂之蔭附蔭附者无官役豪強科斂倍於公賦矣太和中李冲以三正理人所由來遠於是創三長之制曰宜准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黨長取鄉人強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取復征戍餘若人三長三載亡愆則陟用之一等太后覽而稱善遂立三長公私便之北齊令人居十家為鄰比五十家為閭百

家為族黨黨之內有黨族一人副黨一人閭正二人鄰長十人合十
有四人共領百家至城邑一坊僑舊或有千戶以上有里正二人里吏
二人里吏不常置隅老四人非是官府私充事力坊事亦得取濟若論
外黨亦是繁多隋文帝頒新令五家為保保五為閭閭四為族皆有正
畿外置里比正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蘇威奏置五百家鄉正令
理人間諱訟李德林以為今吏部揔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十
百方戶內詮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才乃欲於一鄉之內選一人能理
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小縣不至五百家復不可令兩縣共管一鄉勅
群臣就東宮會議皇太子從德林議後虞慶則於關東諸道巡省使
還奏云鄉正不便於人乃罷之唐令諸戶以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
為鄰五家為保每里置正一人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賦
役在邑居者別置坊正掌坊門管鑰督察姦非並免其課役在田野者
別置村正其村滿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滿十家者隸入
大村不須別置村正諸里正縣司選勳官六品以丁曰丁清平強幹者
充次為坊正若當里無人聽於比閭簡用其村正取白丁充無人處里
正等並通取十八以上中男殘疾者充

校民多寡以起役周禮地官族師又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
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嫻有孝者春秋祭酺亦如之以邦比之法
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眾寡辨其貴賤老幼廢
疾可任者及其六牲車輦五家為比十家為閭五人為伍十人為聯
四閭為族八閭為縣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
以役國事以相葬埋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
鼓鐸旗物師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歲終則會政致事

因地善惡以均役司徒均土地以稽其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
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
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无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推田与追胥竭作
辨年老少以從役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
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論歲豐凶以行役均人掌均土政均地守均地取均人民牛馬車輦
之力政凡物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

二日焉比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无力政无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三年大比則大均

用鄉之役 鄉師百一十人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大役則帥民徒而至致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遂其役事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与其輦輦戮其犯命者輦輦載兵器也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于州里簡其鼓鐸旗

物兵器修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田旗致眾庶而除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處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凡四時之召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 鄉大夫每鄉鄉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胥十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鄴長每鄴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

用家之役 遂人掌邦之野鄙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与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

漕運 歷代穿渠省漕之利

通典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无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无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眾有飢色孫武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是言粟不可推移則糴之者无利糴之處受害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睡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漢與高皇帝時漕轉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万石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万人千里負檐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於帝曰異時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運水也道九百餘里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傍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此損漕省半天子以為然發卒穿漕渠以漕運大便利耿壽昌以善為筭能商功利得幸於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万斛以給京師用卒六万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

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理舡費直二万万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人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帝不聽漕事果使劉歆正始四年司馬宣王使鄧艾行陳頃以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宣王從之乃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與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食有儲而无水害艾所建也晉書帝太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帝永嘉元年修千金塢於許昌以通運咸和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已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時頗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已下十二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隋書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庫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蒲陝號能伊洛鄭懷邠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二州置募運米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漕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絰底柱之險達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甄鸞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隋書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万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百餘万衆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北河通涿郡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

史志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唐書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万石故漕事簡自唐書後歲益增多功利繁多民亦罹其弊矣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太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於河口置武牟倉裴耀卿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舟无停留物不耗失此甚利也元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為京兆尹京師雨水穀踊貴元宗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元宗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漕以實關中无宗大悅拜耀卿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運使凡三歲漕七百万石省陸運

備錢三十方緡民間傳三角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崔希逸為河南
陝運使歲運百八十万石耀卿罷相北運頗艱末歲至京師繞百方石
二十五年遂罷北運二十九年韋堅兼水陸運使收失漢隋運渠又鑿
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天子望見大悅賜名曰廣運潭是歲漕山東
粟四百万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為最
宗廣德二年以劉晏額領轉運至上都漕事亦皆決於晏分更督之
江船不入汴一船不入河一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江河之運積
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方石无升斗
溺者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楊炎為
相必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德宗以崔造為相乃奏諸道觀察使
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師發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
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以元琇判諸道鹽鐵推酒
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万石
復以兩稅易米自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万石韓
滉領轉運為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崔造罷琇貶雷州賜死李巽為諸
道轉運鹽鐵使以堰埭歸鹽鐵使罷其增置者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
橋復減至匹乃復如晏之多秦漢時故漕與成堰東達永豐韓濂請疏
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李固以為非時文宗曰苟
利於人陰陽拘忌非朕所敢議遂決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中
賴其利裴休為使以河瀕縣令董漕事自江達渭運米四十万石居三歲
米至渭橋百二十万石凡漕達于京師而足國用者大略如此韓愈

鹽鐵 歷代為法變更不一

通典管子曰海土之國謹正鹽鐵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
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管子食鹽二升少
半此其大略也鹽百升而釜今鹽之重升加分強五十也升加一強
釜百也升加二強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鍾二万百鍾二十万千鍾二百
万万乘之國人數開口千万也禹筭之商日二百万十日二千万一月
六千万万乘之正九百万也月人二十錢之籍為錢三千万今吾籍籍
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籍者六千万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
子則必置號令天給之塩筭則百倍歸於上人无以避此者數也今鹽

官之數曰一夫必有一鋤一犁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鋤若其事立行服運軺詳昭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无有今鋤之重加一也三十鋤一人之籍力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之重加七三耜一人之籍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然則幸臂勝情事无不服籍者漢書中年大興征伐財用匱竭於是大農上塩鐵丞孔僅東郭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皆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塩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塩者鈇左趾沒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奉行天下塩鐵作官府除故塩鐵家富者爲吏吏多買入矣卜式爲御史大夫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塩鐵器苦煎價貴或強令民買之而船有等罔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等事上不說又董仲舒說上曰今塩鐵之利二十倍於古人必病之

元始六年令郡國李賢良文李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曰願罷鐵酒榷均輸官无与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

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

明帝時尚書張林上言塩鐵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費

帝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荆州者十餘万家及閭本土安寧皆企願思

歸而无以自業於是衛覬議以爲塩者國之大宝自喪亂以來放散分

宜舊置使者以賣以其直益市犁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勸耕積粟以

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竟還謝安於是遣謁者僕射監塩官移司隸

校尉君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謝安天嘉二年太子中庶子虞荔

御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塩稅從之謝安宣武時河東郡

有塩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先是罷之而人有富強者專擅其用貧弱

者不得資益延興末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公私兼利謝安即

位復罷其禁神龜初王雍王擇等奏請依先朝禁之爲便於是復置監

官以監檢焉其後更罷更立至於永熙自遷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

境旁海煮塩滄州置竈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竈四百五十一幽州

置竈百八十青州置竈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竈四計終歲合收塩

二十万九千七百八斛四十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後周帝霸政之

初置掌鹽之政令一曰散鹽莫海以成之二曰監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掘地以出之四曰餉鹽於戎以取之凡監鹽每池為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隋開皇三年通鹽池鹽井與百姓共之

史志唐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天宝至德間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第五琦初變鹽法及琦為諸州權鹽鐵使盡權天下鹽十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為錢一百一十自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江鎮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粟民官數厚利而人不知貴晏又以鹽生霖潦則鹵薄曠旱則士溜墻乃隨時為令遣吏曉導倍於勸農晏之始至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官闈服御軍饌百官祿俸皆仰給焉正元四年淮西陳少游奏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斗亦增二百為錢三百七十其後復增六十河中兩池鹽每斗為錢三百七十江淮賣射利或時倍之官收不能過半民始怨矣其後軍費日增鹽價浸貴有以穀數斗易鹽一升順宗始減江淮鹽價每斗為錢二百五十河中兩池鹽每斗錢三百其後李

錡奏江淮鹽每斗減錢十以便民未幾復舊盛貢獻以困龍朝廷大臣皆餽以厚貨鹽鐵之利積于私室而國用耗在權鹽法大壞多為虛估率千錢不滿百二十而已李巽為使以鹽利皆歸度支物无虛估天下崇鹽稅茶其贏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利如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憲宗討淮西皇甫鏐加劍南東西兩川山南西道鹽估以供軍正元中盜劫兩池鹽一石者死一斗以上杖皆能捕斗鹽者賞千錢比於正元加酷矣至皇甫鏐又奏置權鹽使田洪正李魏博歸朝廷德宗命河北罷權鹽張平叔議權鹽法敝請余鹽可以富國切望早處厚韓愈條詰之以為不可宣宗即位權茶之法益密盧弘以兩池鹽法敝在更立新法裴休為鹽鐵使上鹽法八事施行兩池權課大增唐食貨志

茶法 德宗而後茶稅日增

史志初德宗納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為常平本錢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詔罷之及朱泚平希意與利者益進正元八年以水災減稅明年諸道鹽鐵使張滂奏出茶州縣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然水旱亦未嘗極之憲宗即位王

播圖龍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江淮浙東西嶺南福建荆襄茶播自領之兩川以戶部領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兩播又奏加取焉李珣上疏諫曰權率起於養兵今邊境无虞而厚斂傷民不可一也茗飲人之所資重稅則價必增貧弱益困不可二也山澤之饒其出不訾論稅以售多為利價騰踊則市者稀不可三也其後王涯判二使置權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者天下大怨令狐楚代為鹽鐵使兼權茶使復令納權加償而已李石為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正元之制武宗即位崔珙又增江淮茶稅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塌地錢私販益起大初裴休著條約私鬻重犯者三百斤乃論死天下茶稅增倍鹽鐵使于綜每升增稅錢五謂之剩茶錢唐食貨志

推酤 漢武初推酤代循用

通典漢書天漢三年初推酒酤始元末丞相車千秋奏罷酒酤賣酒斗四錢時賈捐之上書曰昔孝文時天下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今天下人賦數百造鹽鐵推酒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而

七十

十一

二一

人困矣**時義**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斡在縣官唯酒酤獨未斡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亡酒酤我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代酒酤在官和百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人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无以行礼相養放而无限則費財傷人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率開一壚以賣月餅五十釀為準一釀用麴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價而參分之以其一為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價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二及糟載灰炭給公與薪樵之費而人愈怨**陳文帝**天嘉中虞荔等以國用不足奏請推酤從之**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酒坊与百姓共之**大曆**廣德二年十二月勅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除此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大曆六年二月量定三等逐月稅錢並充市絹進奉建中二年制禁人酤酒官司置店自酤收利以助軍費

錢幣 歷代泉貨銅禁之法

史志 虞夏商周之幣垂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負

史記太史公云下凡貨黃金布帛之用通鑑以前其詳靡記周禮以商

通貨以賈易物公為周立九府圜法內府王府外府泉府天府

而鑄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

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太公又行

于齊管仲相威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今有緩急故

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故禹乘

之國必有万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計本量

委則足矣然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藏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

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即準平使万

室之邑必有万鍾之藏藏絲千方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鈔百万

威公用之合諸侯顯伯名其後百餘年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

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降災矣於是平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

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毋權子而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

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分廢輕而作重民失其

資能無置乎主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室貨肉好皆有周郭以勸農濟不

好百姓蒙利焉前漢志凡銀銅鐵錫之治一百六十八德宗時韓洄建

議山澤之利且歸王者自是皆隸鹽鐵使開成元年復以山澤之利歸

州縣刺史選吏主之其後諸州牟利以自殖至天下不過七方餘緡不

能當一縣茶稅隋末行五銖白錢盜起私鑄千錢不及一斤鐵葉皮紙

皆以為錢唐入長安民間行錢環錢凡八九方錢滿未斛武德四年

鑄開元通寶每八分重二銖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顯慶五年

以惡錢多官以一善錢售五惡錢乾封元年改鑄乾封泉寶錢徑寸重

二銖六分以一小當舊錢一十明年以商賈不通米帛踊貴復行開元通

寶錢天下皆鑄之犯法日蕃以時盜鑄蜂起江淮游民依山海以鑄

吏莫能捕兩京錢益濫或錫摸錢須臾百十開元初宰相宋璟請禁

惡錢行二銖四參錢毀舊錢不可用者江淮有官鑪錢偏鑪錢稜錢時

錢二十二年宰相張九齡建議古者以布帛救粟不可尺寸抄勺而均

乃為錢以通貨易官鑄所入无幾而工費多宜縱民鑄議下裴耀卿李

林甫崔沔皆以為嚴斷惡錢則人知禁稅銅折役則官治可成計估度

庸則私錢以利薄而自息若許私鑄則下皆棄農而競利矣劉秩曰今之錢古之下幣也若捨之任人則上无以御下下无以事上不可一也物賤傷農錢輕傷賈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物少則作法布之使輕柰何假人不可二也鑄錢不雜鉛錢則無利雜則錢惡今塞私鑄之路人猶冒死况設陷奔誘之不可三也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去南敵者眾不可四也人富則不可以賞勸貧則不可以威禁法不行人不理繇貧富不齊若得鑄錢貧者服役於富室富室乘而益恣不可五也夫錢重繇人日滋於前而鑪不加舊錢與銅價頗等故破重錢為輕錢銅之不贍在採用者眾銅之為兵不如鐵為器不如漆禁銅則人无所用盜鑄者少公錢不破人不犯死錢又日增是一率而四美兼也時公卿皆以縱民鑄為不便於是下詔禁惡錢二十六年盜鑄益起兩京有鵝眼古文絨環之別每貫重不過三四斤至剪鐵而鑄之肅宗乾元元年經費不給鑄錢使第五琦鑄乾元重寶錢與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十號乾元十當錢復命絳州諸鑪鑄重輪乾元錢與開元通寶錢並行以一當五十是時民間行三錢大而重稜者亦號重稜錢法既屢易物價騰踊米斗錢七千上元元年減重輪錢以一當三十開元舊錢與乾元十當錢皆以一當十代宗即位乾元重玉以一當五重輪錢以一當三凡三日而大小錢皆以一當一其後民間乾元重輪二錢鑄為器不復出矣大曆七年禁天下鑄銅器德宗正元十年詔天下鑄銅器一斤其直不得過百六十銷錢者以盜鑄論然民間錢益少緡帛價輕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綾羅絹布雜貨與錢兼用憲宗以錢少復禁用銅器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十二年復給京兆府錢五十萬緡而富家錢過五千貫者死王公重貶沒入於官以五之一賞告者然富賈尚左右神策軍官錢為各府縣不敢劾問太和四年詔積錢以七千緡為率十萬緡者期以一年出之二十萬以二年出之凡交易百緡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文宗病幣輕錢重時雖禁銅為器而江淮嶺南列肆鬻之鑄千錢為器受利數倍宰相李珣請加鑪鑄錢於是禁銅器官一切為市之武宗廢浮屠法李郁彥請以銅象鑪鑪鑪鑪皆歸巡院州縣銅器多益鐵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鑄許諸道觀察使皆

得貨錢坊李紳請以州各鑄錢京師為京錢

通典一中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溢為各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與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英錢黃金一斤

高后二年行八銖六年行五分錢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為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則利甚厚大抵必雜以鉛鐵黥人日繁一禍也偽錢無止錢用不信人愈相疑二禍也采銅者弃其田疇鑄者損其農事五穀不為多則鄰於飢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常亂黥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為有類為災故人鑄錢不可不禁四禍也上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登則錢必還重則盜鑄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其禍五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

一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

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且多少有利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貴而末民困六矣制吾弃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七矣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

孝武帝有事於四夷從建元以來用少懸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一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令懸官銷半兩錢史鑄三銖錢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鄭其下令不可磨取銘焉造白金五銖錢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以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則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宝用懸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其後二歲赤則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實

不能相當唯真工大效乃盜為之自異式元符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
至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五餘云居攝亦漢制以周錢有
子母相權於是始造大錢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漢錢
舊用五銖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使之後漢除王莽貨泉馬援上
書曰富國之本在於食貨且如舊鑄五銖錢帝從之於是復鑄五銖錢
天下以為便魏文帝黃初二年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為市買至明
帝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晉元帝過江用孫氏赤烏舊
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
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宋文帝大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玉小人
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為意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
聞官私買人皆負比輪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作鼓其
重為禁制得者科罪宋文帝元嘉七年立錢置法鑄四銖文曰四銖重
如其文人間頗盜鑄多削鑿去錢取銅帝甚患之錄尚書江夏王義恭
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穿鑿議者多同之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荆郢
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為
貨武帝乃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四銖三參二忝其文則重一
斤三兩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公式女錢徑一寸文曰五銖重如新鑄
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賤易得並皆私鑄及大同以
後所在鐵錢遂如丘山物價騰貴易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陳初鐵
鐵不行宣帝又鑄大行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廢六銖
而行五銖竟至陳亡其領南諸州多從鹽米布交易供不用錢後魏初
至太和錢貨無所用也魏文帝始詔天下用錢十九年公鑄粗備文曰
太和五銖文帝初私鑄者益更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
永安二年秋詔更鑄文曰永安五銖錢官自立鑪亦聽人就鑄齊武帝
武霸政之初猶用永安五銖遷都以後百姓私鑄射制漸別遂各以為
各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緊錢古錢河陽生澁天柱赤牽之稱與州之
比錢皆不行文質者皆以絹布後周之初尚用魏錢及武帝保定元
乃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隋文帝開皇元年以天下錢
貨輕重不一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
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

錢幣上下篇

論唐曰人皆曰均天下之田做井牧之制王道可成也且秦漢以來豈無豪傑好古之主博考多識之臣區區分畫以一天下之貧富終不能過其善買兼井之弊者何也蓋古人推勤儉是務故用度足於百畝之中後人以奢侈相高故用度踰於百畝之外則貧富賣買不可遏兼井何由止也觀先王之制田宅不耕不毛者有罰商賈之偽飾非度者有禁農有小大故制其田有上地中地地下地之殊有豐凶故制其食有四鬴三鬴二鬴之異衣帛食肉及於老少者無之饋祀飲酒非時勿宰嫁娶死葬宮室衣服以其分不敢踰常制其穀粟絲麻雞豚犬豕爪粟苴茶之屬乃人功地力所自出游手無職事者有夫家之征以困之况之委曲周旋其所不給又有荒政有保息有委積故民耕食鑿飲於百畝而有餘利後世奢侈日盛勤儉日衰彼之田之有於已其心豈不如性命肌膚之甚惜用度日迫幸而售兼井之家兼井之家適承其弊初未嘗強之也士君子不知先王均畫并田自有本原徒曰禁賣買抑兼井使稍復古制謬矣

歐陽曰嘗謂理財之術莫若盡地力節浮費二者而已何則理財之

要在乎原其所自有而為之道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風霆雨露之發生山林川澤之滋養財之所自有也宗廟祭祀之奉百官軍旅之給財之所從無也不原其所自有不要其所從無竊之為從事於隘關斂散之中則是賤丈夫於錐刀之末耳豈君子所謂理財者邪是故原其所自有而為之道則莫若盡地力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則莫若節浮費君子理財之術蓋無以易於此請遂言之夫理天下之財譬如治水增繕隄防決之於鄰國非治水之善也橫賦強市取之於百姓非治財之善也善治水者以四海為壑善理財者以天地為資今天下之田稱沃衍者莫如吳越閩蜀其一畝所出視他州輒數倍彼閩蜀吳越者古揚州梁州之地也按禹貢揚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等最為下而乃今以衍沃稱者何哉吳越閩蜀地狹人眾培耆灌溉之功至也夫以第七第九之田培耆灌溉之功至猶能倍他州之所出又况其上之數等乎以此言之今天下之田地力未盡者亦多矣李埤曰治田勸則晦益三升不勸亦如之地方百里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然趙過為代田一晦歲收

常過縵田一斛以工善又倍之秦漢開鄭國渠溉田四萬四千餘頃
至唐大曆初兩渠所溉纔六千三百頃耳以代田鄭國渠言之則治
田之勤何止晦有三升之益也昔之畫財利者易爲天今之言財利
者難爲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推酒茶征關
市而筭舟車尚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取益細
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
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至矣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
有可爲者民作而輸官者愈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
得代而不墾之士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

